

慈溪市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YUANYIDASHIWUGENGMIN」

园艺大师吴耕民

慈溪市政协教文卫体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同道如是评价：耕民先师，园艺泰斗。

但他曾说过，他只为苍生，不求名利。

他是那个在华家池的夕阳下与小朋友聊天的老爷爷，
日光在他脸上激荡出美丽的光彩。

他是一个热爱生命、心怀苍生的人。



宁波出版社

孙群豪◎编著

YUANYIDASHIWUGENGMIN

园艺大师吴耕民

慈溪市政协教文卫体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园艺大师吴耕民 / 孙群豪编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80743-397-2

I. 园... II. 孙... III. 吴耕民(1896~1991)—纪念文集
IV. K8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5437 号

园艺大师吴耕民

- | | |
|------|-----------------------------------|
| 编 著 | 孙群豪 |
| 责任编辑 | 陈金霞 |
| 装帧设计 | 吉祥文化 |
| 出版发行 |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
| 印 刷 |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
| 字 数 | 170 千 |
| 印 张 | 15.75 |
| 版次印次 |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80743-397-2 |
| 定 价 | 39.00 元 |
-

上编

吴耕民传略	孙群豪 1
故园农桑	2
师从鲁迅	11
坎坷成长	16
书生阿木	24
求学日本	29
开园授艺	35
传道解惑	41
耕润苍生	51
尽瘁余岁	59
吴耕民年表	73
吴耕民著作目录	87
论著	88
论文	90
科普及其他	93
译著	95

下编

吴耕民文录	吴耕民 97
园艺学研究法	98
我国解放前近代园艺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概略	107
我国农业高等学校的设立与园艺学列入于农科课程	115
略谈高等农业院校作物栽培的启发式教学	118

漫谈故乡的特产珍果——杨梅	121
我国解放前近代果树园艺的发展概略	123
略谈世界稀有珍果——我国特产的猕猴桃	138
“草莓延长供应期及高产栽培技术”成果鉴定	140
我的一生略述	144
鲁迅先生率领绍兴府中学生参观南洋劝业会记略	149
我对南洋劝业会参观后的感想	154
回忆七十年前的母校——绍兴府中学堂	155
《慈溪农业志》序	161
对中青年同志谈谈我保健延年的点滴经验	163
怀念吴耕民	169
忆恩师吴耕民教授	沈德绪 170
忆业师吴耕民先生	李育农 179
忆吴耕民先生	叶诗影 184
现代园艺科学的开创者——吴耕民	桂华章 187
我国现代园艺学奠基人吴耕民教授	周乃复 童 心 192
园艺学家吴耕民	陈学平 213
情系桑梓——怀念吴耕民教授	童银舫 222
深切怀念我所创建人 首任所长——吴耕民教授	任伊森 225
吴耕民教授传略	
《纪念吴耕民教授诞生一百周年论文集》编委会	228
辛勤耕耘,桃李满园;九旬高龄,壮志在胸	陈子元 234
忆吴耕民先生二三事	赵左士 237
后记	《园艺大师吴耕民》编辑委员会 242

吴耕民传略

WUGENGMIN
ZHUANLVE

同道如是评价：耕民先师，园艺泰斗。但他曾说过，他只为苍生，不求名利。他是那个在华家池的夕阳下与小朋友聊天的老爷爷，日光在他脸上激荡出美丽的光彩。他是一个热爱生命、心怀苍生的人。

上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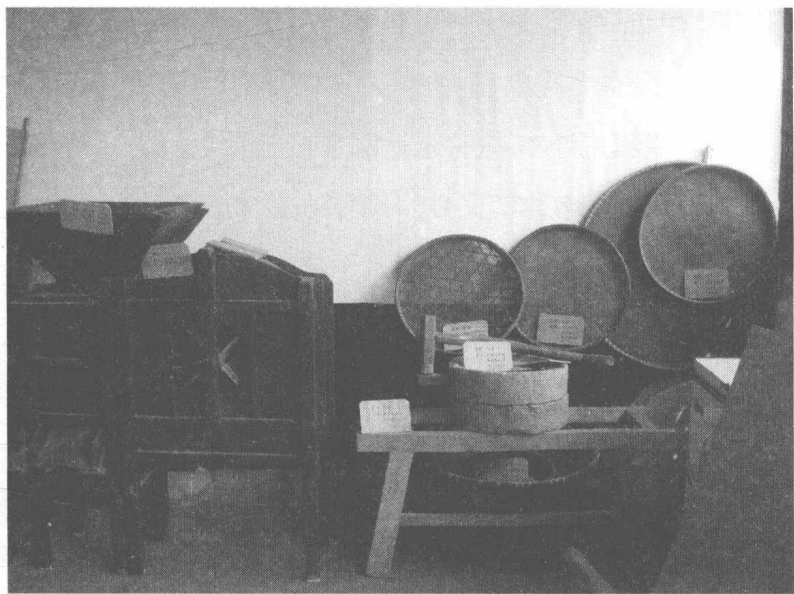
故园农桑

慈溪市周巷镇东溜场村，一幢坐北朝南的三开间六架平屋，东次间早已被拆除，粗大的檩、椽还挺直着，支撑着刻满日月痕迹的砖瓦，雨水和阳光依照那些纹路在墙上摸索。屋子里，全套的盥洗用品依旧静静地置放着——洗脸架、脸盆、水桶，除此之外便是各种农具——一切都素朴至极。

但是，就从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院里，走出了一位蜚声中外的著名园艺学家、园艺教育家、中国近代园艺事业的奠基人——吴耕民。

吴耕民教授是家乡人民的骄傲，家乡人民为纪念他，修建了吴耕民纪念馆。这是纪念馆内的吴耕民半身铜像。





吴耕民纪念馆
勤耕厅展品，最左
边的即为颴车。

吴耕民出生于 1896 年，原名吴润苍。吴家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依靠制酒出售和种植棉花为生。其父操持家业，识字不多，却善于钻研，长于制酒技术，力气很大，是干活的好手；母亲勤劳贤惠，虽出生农家，不识字，但身体甚好，记忆力极强，每日操持家务，任劳任怨。家境在乡里也算是温饱无忧，一家人过着踏实温馨的日子。吴家其他亲友也大都以操持农业为主。

自懂事起，小润苍看着他们耕耘、劳作，听他们说着春耕，盼着秋收。

童年驻守乡间的日子简单而快乐。没有游乐场，地头田埂成了小润苍和伙伴们嬉闹的乐园；没有什么玩具，农具和各种作物就成了他们把玩的对象。踩着捡拾而来的稻穗、豆荚，听它们啪啦啪啦响着，爆开壳皮；把颴车的手把摇得飞快，车里的谷壳子雪片

慈溪是老棉区。童年驻守乡间的日子简单而快乐,然而,最吸引小润苍的还是家乡的棉海。

棉花是东溜场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采棉则是村里人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劳动。

似的飞得满院都是;趁着弹棉花的手艺人走开,偷玩他的“檀木榔头,杉木梢”,将弹棉花的弓砸得发出“嘚”的一声响,大家赶忙逃开……然而,最吸引小润苍的还是家乡的棉海。

吴耕民原籍余姚县孝义乡吴家路东溜场村,后因行政区划的变动,属慈溪县精忠乡,而今已辖属于慈溪市周巷镇。慈溪是老棉区,北临杭州湾,南面群山绵亘,有大片辽阔的滨海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层深厚疏松,土壤肥沃,非常适宜棉花生长,是天然的棉仓,棉花种植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这一带棉产业发达,元代,余姚、慈溪等地已开始织造土布,称“小江布”,产销兴旺。至清乾隆年间,“沿海百四十余里皆植木棉,每至秋收,贾集如云,东通闽粤,西达吴楚,其息岁以百万计”,盛况由此可见。

东溜场村这一块土地原来是晒海盐的海涂,“东溜场”这一地名也与晒海盐有关。后来围塘洗盐,产业调整,改种了棉花。清末,即便时局动荡,社会风雨飘摇,这里的棉花种植和贸易仍旧繁荣。当时,东溜场村的居民大约有 1000 多人,大多数人从事农业,只有少数人成为开办纺纱厂、米栈和酒作坊等的小商户和手工业者。由于种棉花的收入比较高,在当时,东溜场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棉花、纺棉线、织棉布,堪称富饶之乡。

每到盛夏季节,棉花开始成熟。一望无际的绿色棉田中,棉桃先后绽开,吐出点点白絮,迎风摇摆。按他后来的回忆,站在田头,放眼远眺,“好像万顷碧波,卷起朵朵浪花”,“见到这种美景犹如今日儿童观看彩色电视,其乐无穷”。棉花是东溜场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采棉则是村里人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劳动。采棉桃一般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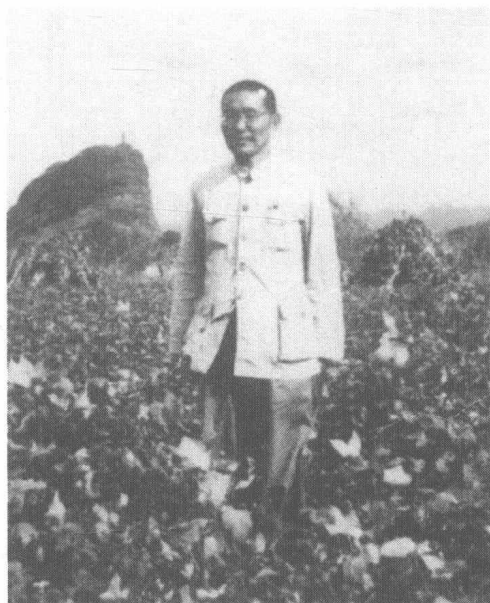
位于慈溪市周巷镇的吴耕民纪念馆外貌。

每年的农历七月三十日，俗称地藏王菩萨生日。那天傍晚，家家都在门前地上放置祭品，插香点烛，由家长带领着全家老小，行祭祀地藏王的仪式。祭祀之后，每个人都用新收来的最先绽放的棉花蘸水擦眼，预祝丰收。采棉的季节就在这祭祀中开始了。

每到采棉季节，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棉海上荡漾着村民们的欢笑声。虽说辛苦，却跟过节一样充满着喜庆。5岁的小润苍也高高兴兴地加入采棉花的大队伍中。每天清晨，天刚刚放亮，小润苍就把一个小肚大小的竹编棉篓挂到腰上，跟着大人们一起下棉田。大家每人在一条畦沟上站好，采摘左右两边能够采得到的棉花，放入篓里，等走到地头就集中倒进一个大箩筐，然后继续采。这种劳动看起来似乎并不难，可是夏日炎炎，整天顶着毒日头劳动，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尤其是脚下的土地，被大太阳一晒，全都往

5岁的小润苍也高高兴兴地加入采棉的大队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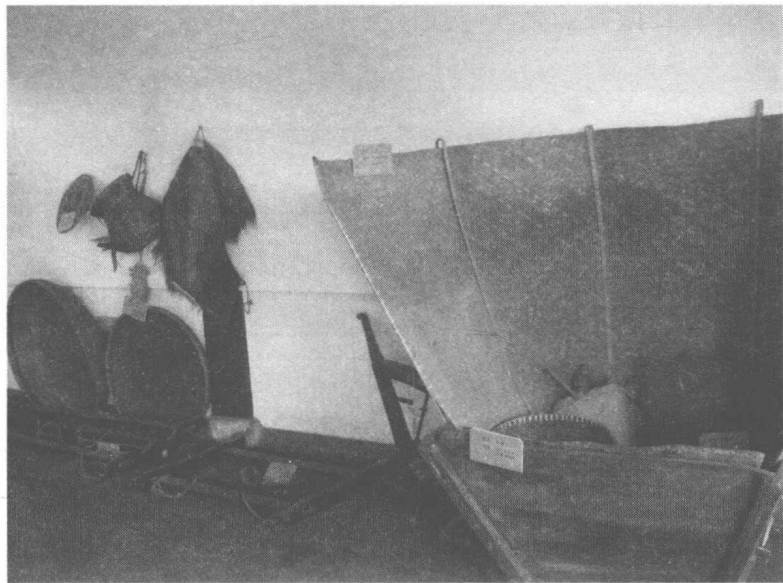
吴耕民教授在
家乡的棉田里留
影。



外喷吐热气。站在田畦里，人就像是排在蒸笼里的包子，闷热难当。

小润苍年幼，又怕热，就脱了衣服劳动。没过几天，就晒得乌黑油亮的。大人们看了都发笑，打趣叫他“乌金子”。小润苍呢，也以当上了“乌金子”为荣，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劳动更积极了。祖母为了鼓励“乌金子”，就把他采摘的棉花单独放一箩，等晚上收工回来，就把这箩棉花过秤，每斤棉花发给一枚铜钱的奖金。小润苍拿到奖金以后，就去换成一种铜质最好、俗称“金顶子”的钱（即白铜所制的钱），然后用绳子穿好，放进箱子里。几年下来，小润苍清点采棉得来的“奖金”，居然有三千个“金顶子”！这笔钱小润苍一直存到15岁，那年他进了绍兴府中学堂读书，才把它拿出来，陆续贴补生活费用。

生于斯长于斯，故园的生活深深地影响了他。及至晚年，回忆起幼时生活，故乡的那片棉花田还是那样雪白雪白地浮现在脑海



吴耕民纪念馆
勤耕厅展品。

里,充满着魔力,让他欷歔不已。他曾这样感叹:童年时的田间劳动,“就这样培养了我的劳动习惯,诱发了我对农业的浓厚兴趣”。

下农田、干农活是农人的本分,但小润苍的父母亲不愿意让儿子跟他们一样,目不识丁、脸朝黄土背朝天过一辈子,而是指望有一天他能断文识字,长成栋梁之才。因此,小润苍6岁时,父亲领着他走进了蒙馆,并按照当时的礼仪,烧香点烛,向孔夫子像和老师跪叩。

小润苍懵懵懂懂,也不知为何读书,只是熟记了先生让他必须记住的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便隐约觉得读书必是一件好事。从6岁开始,他熟背了《三字经》、《神童诗》,读书读得兴味盎然,但其中意思仍是一知半解。

蒙馆距家近4里地,父亲只在头一天领小润苍走了一回,接着就要他记住来回的路,要他独自走了。从此,小润苍挎着布包,

父母指望儿子
长成栋梁之才,送
他进了蒙馆。从6
岁开始,他熟背了
《三字经》、《神童
诗》,读书读得兴味
盎然。

每天在家与蒙馆之间来回4次。父亲并不担忧他是否走得了那么长的路,这也是锻炼他的极好方式。的确,每天16里的步行对小润苍来说根本不在话下。乡间天地开阔、阡陌纵横,水网交错、舟车不便,家里也没有可以代步的牲畜,步行是常事。小润苍自幼就跟随家人上市赶集或探访亲友,很小时就能步行四五里。随着年龄渐长,一次步行10里或者更长,丝毫没问题。何况平素的他常与伙伴们玩耍,上树抓鸟,下河摸鱼,整日东奔西跑,始终活动不息,运动量不小,体能和耐力也随着运动而逐渐增强。走路不但不是一种负担,反而是一种享受!

艳阳高照、天气炎热时,小润苍就撑着一把凉伞,边走边玩自己发明的游戏——“追凉伞影子”。他故意把凉伞斜向身前,凉伞的影子也就随即挪到了身前,于是拿脚去踩那影子,自然踩不到,便拔脚急追,越追越快。这样游戏着走路,更让他自得其乐。时间久了,就能健

1964年,吴耕民教授在浙江农业大学校门前留影。



步如飞,自称“飞马豹”。没想到,这疾速步行的方式,后来竟成了吴耕民一生的走路习惯,运动也成为他毕生的追求。他晚年能坚持工作直至尽瘁,并能写作大量的专著,在科研教育领域躬耕长达整整 67 年,不能不归功于自幼形成的热爱运动的好习惯。

小润苍 8 岁的时候,家里特意为他聘请了一位塾师,给他教授“四书”。9 岁时,他转学到邻村的驿亭路村读私塾,学的是《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10 岁时,他又来到离家大约 10 里的崇本学堂,入寄宿制学校。这里的老师都是秀才,国学基础扎实,思想观念也相对开放,这与慈溪地处东南沿海,向来开风气之先的氛围有关。所以,除了传统的经学教学,孩子们的课本中还有《论说入门》等内容和国文、地理、历史、格致(包括化学、物理的常识课)等课程。他的学习劲头越来越大,书本赋予他大自然之外的别样的乐趣。

9 岁到 13 岁这段学习的黄金时期,小润苍充分利用了学习的每分每秒。到 13 岁读完四年小学时,他的中文语言已经初步通顺,英语也已学了启蒙读本的 ABC,能写“这是一只狗”、“我是一个小孩”等短句,而其他小学应读的数学、历史、地理、格致等课程均已读过,这是参加当时中学入学考试必须具备的条件。

小润苍幼时即已患有近视,无法看清远处的景物,所以,对于当时最好的文化娱乐看戏,也就只能闻其声了。加上家里没有人看小说,也没有这一类书籍,那些《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的古典名著,他无缘接触。但小润苍既然喜欢读书,就有他的办法。他珍惜手中的每一本书,喜欢把每一本书都读懂读透。等到他年龄稍长,识字渐多之后,他又遍诵《左传》、《论语》等中国古代文化典

经私塾而小学,他的学习劲头越来越大,书本赋予他大自然之外的别样的乐趣。

吴耕民纪念馆

内景。



籍,从中获得教益。旧学的启蒙教育方式虽未真正开启其心智,却为他打下了牢固的国学根基和语言功底,为其今后求学、工作、著书立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对小润苍而言,真正的启蒙是在中学完成的。

师从鲁迅

1910年(清宣统二年)阴历正月,14岁的吴润苍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被绍兴府中学堂录取。绍兴府中是浙江省内按照近代教育思想办学的著名学校之一,其前身是绍郡中西学堂,为徐树兰1897年所创。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曾在此任总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近代著名革命家徐锡麟曾于1901年在此执教。由于以上原因,当时,绍兴府中学堂为绍兴各学校之首。

府中校门正对仓桥河岸,门口左右挂有威风凛凛的虎头牌各一块,上书“府正堂示:学堂重地,闲人莫入”。虎头牌上挂着一条黑色的皮鞭,外来者如果没有经过门卫的同意,私闯校园,就会挨鞭子。府中聘请的教师大多是秀才、举人之类,还有少数日本留学生。每个学生进校时先得付几元钱,由校方发给统一的体操服和校服。夏天的校服是蓝竹布或纱布长衫,外罩黑纱马褂,领子上标有“府中学堂”字样;冬天的校服是呢马褂。学生们穿着校服出门上街,人们都会刮目相看,学生们很有些与众不同的荣耀。

绍兴府中的课程设置比较科学,让学生们颇感兴趣,但最让学生们喜欢的还是上鲁迅先生的课。

小润苍刚入校时,鲁迅先生还没有来府中任教,到了这年的下半年,即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鲁迅先生来了,担任学监,并教

1910年,14岁的吴润苍考入绍兴府中学堂。1913年冬离开该校。

1910年7月，鲁迅回绍兴，任绍兴府中学堂学监，并兼植物学及生理卫生学老师。也就是这时起，吴润苍心里暗暗萌生了学农业的愿望。

课外，鲁迅先生常带着学生们远足或旅行，几乎跑遍了绍兴城四周。对小润苍影响最大的是到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

授两门功课，一门是植物学，另一门是生理卫生。鲁迅先生上的植物课生动易懂，各种枯燥的植物知识在他那里都变成了故事般的精彩。由于鲁迅先生学过医，所教授的生理卫生课也十分出彩，学生们非常愿意听。鲁迅的国文功底非常好，他编的讲义朗朗可诵，他在《越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犀利无比，同学们私底下都觉得他非常了得，小润苍对此更是无比钦服。对于鲁迅先生的课，他百听不厌，过耳不忘。从这时起，他的心里暗暗地萌生了学农业的愿望。

课外，鲁迅先生常带着学生们远足或旅行。大家排着队出发，敲着铜鼓，吹着洋号，先生则走在最前面带队。他穿洋服、戴礼帽，装束别具一格，甚是神气，同学们着统一校服跟在鲁迅先生后面走也觉得很神气。鲁迅先生远足的时候总是背着一只从日本带回来的绿色洋铁小箱子和一把日式的杨桑剪，沿路看到一些感兴趣的植物，他就用杨桑剪剪了，放进箱子里。每当别人在讨论鲁迅先生的洋服和大礼帽的时候，小润苍却盯着那只洋铁箱子看个不停。不错，在鲁迅先生之前，他们从未见过有人背着这样的箱子收集植物的，这真是一件太新鲜的事。可能是药箱吧？因为鲁迅先生是学医的，八成是采了植物做草药的……小润苍一路走，一路想，实在不能明白那玩意儿究竟是做什么用的，索性跑去问鲁迅先生，先生很幽默地回答说：“葫芦里卖药，小孩子不懂的。告诉你吧，这是采植物标本用的。”小润苍方才大悟。

鲁迅先生带学生们出行的次数很多，兰亭、快阁、宋六陵、柯桥七星岩、禹陵……几乎跑遍了绍兴城四周。润苍于是时常能见到那只吸引他的绿色洋铁标本箱。